
Action / 行动

理解世界靠的是行动，而不是静观。

——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1908~1974），《人类的发展》（1973）

手是头脑的刃口。

——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1908~1974），《人类的发展》（1973）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

——儒略·凯撒（公元前100年~前44年），转引自苏埃托尼乌斯著《诸凯撒生平》

不归结于任何行动的空话最好完全禁止。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演讲（1866年4月2日）

一盎司行动抵得上一吨理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转引自雷格·格罗夫斯著《维克多·格雷森奇案》（1975）

只要看一下历史就会明白，人的行动出自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激情，他们的性格和才

智；我们深信，需要、激情和利益是行动的谁一原动力。

——乔治·黑格尔（1770～1831），《历史哲学》（1837）

不论是风霜雨雪，或是酷暑严寒，都不能阻止他们（这些波斯传令兵）以最高速度走完他们必须走的路。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4以后），《波斯战争》；美国邮政业务改写并采用的非正式座右铭

气力在需要技能的场合无用武之地。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4以后），《历史》

历史上一切真正伟大的功绩产生于原则的实行，而不是明智估计政治条件的结果。

——亨利·A. 基辛格（1923～），《历史的意义：关于施本格勒、汤因比和康德的反思》（1950）

迟干胜于不干。

——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历史》

有人问西奥多·罗斯福^①：“你怎么干得了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第26届总统、作家，对美国政治具有深远影响。

所有这些事，写书、竞选公职、从军、当博物学家，还喜爱野外活动，等等，等等？”罗斯福回答道，“我把自己放在事物的发生过程中，而事物总是要发生的。”

——戴维·麦库洛（1933~ ），接受罗杰·马德采访时引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载《历史伟人》（1999）

我最喜欢的引文之一……出自一位曾参与创造贝塞麦炼钢法^① 的名叫约翰·弗里茨的工程师的一段评论。人类历史中最重大事件之一是出现了价格低廉的钢。它改变了一切，影响远远超过任何政治家或任何战争；它改变了世界。哦，弗里茨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顿，他们在那里建造了采用贝塞麦法的新式炼钢机器，他们为此干了好几个月。最后他说，“好了，小伙子们，我们做成了，让我们开动它 看看它为啥不干活。”

——戴维·麦库洛（1933~ ），接受罗杰·马德采访时的谈话，载《历史伟人》（1999）

果断的行动也许是昂贵的，但可能比持续的懒散便宜。

——理查德·E. 诺伊施塔特（1919~ ），《总统的权力：领导策略》（1960）

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亨利·贝塞麦爵士（1813
189）首创的酸性底吹转炉炼钢法。

America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美国和美国人的性格

美国社会是一个纯净的淡水池塘，它无声地吸收投入它的一切。

——亨利·布鲁克·亚当斯（1838～1918），书信
（1911年9月20日）

至于美国，那是你们全部朝气蓬勃的希望和改革的理想结果。简直是人人正派端庄，受人尊敬，热爱家庭，且又鄙俗、中庸、沉闷。那里，除了令人生厌之外，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诅咒的。

——亨利·布鲁克·亚当斯（1838～1918），书信
（1908年12月17日）

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一片高贵的土地：可以让全世界吃饱穿暖的土地；其海岸线足以圈进半数欧洲国家的土地；守卫在地球上两个顶极大洋之间的土地。

——阿尔贝特·J. 贝弗里奇（1862～1927），演讲
（1898年9月16日）

美国曾经是一个梦想之国，是一个来自那些被诸多麻烦、势利、意识形态争端搅乱了的国家的人们能够实现他们那似乎是不可企及的抱负的国度。他们曾在这里使梦想成真……然而现在呢……我们面对着一种新的危险，这个危险不是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不是贫穷、疾病和文盲，也不是蛊惑人心和专制暴政，尽管这些正困扰着当今世界的大部分。这个危险就是不真实。

——丹尼尔·J. 布尔斯廷（1914~ ），《形象：美国虚构事件指南》（1961）

一直到今天，每当我们开始谈论美国的独特性时，我们几乎总是把我们自己同欧洲进行比较作为结束。这里，我们感受到了俄狄浦斯^①的全部爱恋和厌恶。

——丹尼尔·J. 布尔斯廷（1914~ ），《美国与欧洲形象》前言（1960）

世界上所有国家中，美利坚合众国形象的树立是独一无二的。它曾经是一个充满意外事物和无穷希望，充满理想和盲目追求完美的国

^①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人物，于无意中杀死亲生父亲底比斯国王并娶生身母亲为妻，后因破除女妖斯芬克斯降灾于底比斯而被拥立为底比斯国王。弗洛伊德用俄狄浦斯情结这个词来表示一个儿子对自己母亲的爱恋和对父亲的厌恶。

家。把我们自己视为楷模是极不相宜的；而我们有意或无意塑造出来并向世界推介的美国形象，必将不时回过头来纠缠和困扰我们自己。

——丹尼尔·J. 布尔斯廷（1914～），《形象：美国虚构事件指南》（1961）

美国历史上最宝贵的经验是对意外事物的承诺。我们的祖先无人想像过移民到这片陌生的大陆。所以，我们必须继续维持一个对意外事物持热情友好态度的社会，这有可能使我们的发展超出我们自己的想像。

——丹尼尔·J. 布尔斯廷（1914～），转引自泰德·祖克著《我们面对的最大危险》，载《阅兵场杂志》（1993）

美国对世界经验的最重要补充，就是美国本身惊人的现实存在。我们已经使人类准备好去迎接今后的一切惊人事物。

——丹尼尔·J. 布尔斯廷（1914～），《探索精神：美国与世界经验》（1976）中引证的1975年的一篇演讲

印第安人懂得，生命等同于土地及其资源，但他们无法明白，为什么来自东方的闯入者决意毁灭等同于印第安、也等同于美洲本身的所有那一切呢。

——迪·布朗（1908～），《在我膝部受伤时请埋葬我的心》（1970）

12月15日，他们起锚驶往他们发现的地方，抵达离它不到两里格^①之处，他们很兴奋，再度振作起来；16日，顺风，他们安全进入这个港湾。随即进一步详细察看地势，确定了支搭住房的地点；25日，开始选定第一所供接待人员和堆放货物的公用房屋。

——威廉·布雷德福（1590~1657），《普利茅斯开发史》（1647），此书记述了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的情景

他们明白他们是清教徒。

——威廉·布雷德福（1590~1657），《普利茅斯开发史》（1647）

那么，这类新型的美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放弃了一切过时的偏见和习俗、从他们所见的新生活方式中接受新风格的美国人。

——J. 赫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1735~1813），《一个美国农场主的来信》（1782）

……不考察美国的自然环境和新社会环境如何改变了旧世界的知识能动性，就无法懂得新兴美国国民的智力禀赋……新问题引发了新

^① 里格，旧长度单位，约3英里或5公里。

思想。

——梅勒·柯蒂 (1897~1996), 《美国思想发展史》(1943)

美国西部地区起始于年降雨量减少到不足 20 英寸之处。

——伯纳德·德沃托 (1897~1955), 《被侵占的领地》(1934)

开发出来的美国西部地区, 给美利坚合众国奉献了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一个本地的、国内的帝国。

——伯纳德·德沃托 (1897~1955), 《裁决之年》(1943)

美国是世界见证过的最宏伟的实验, 但恐怕不会成功。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856~1939), 转引自罗纳德·W. 克拉克著《弗洛伊德: 生平和事业》(1980)

是的, 美国是巨大的, 一个巨大的错误。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856~1939), 同歇内斯特·琼斯的谈话, 转引自《回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1959)

我们的国家是审慎地建立在美好信念之上的惟一国家。

——约翰·根室 (1901 ~ 1970), 《美国内幕》
(1947)

因此,美国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国家,在那里,在今后几百年内,世界历史将自我揭示其要旨。对所有厌倦了旧欧洲历史垃圾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向往的国家。

——乔治·黑格尔 (1770 ~ 1831), 《历史哲学》
(1837)

美国人生活中有一种日渐严重的烦心事,那就是我们对独立、民主和人人自由的长期探索的完成,有可能永远排斥掉对理想国的完美境界的追求。于是,我们生活在自由兼地狱之中,人格贬值,丧失个性,缺乏勇气;我们的忧患意识也被各种科学解释所一概摒弃。

——诺曼·梅勒 (1923 ~), 《食人者与基督徒》
(1966)

我远离欧洲的堕落,奔逃到美洲的海滨,写下基督教的这些奇闻轶事。

——科顿·马瑟 (1663 ~ 1728), 《基督教美国的旁注》 (1702)

田园式的理想从大发现时代起就已经被用来界定美国的价值,它至今仍然掌握着它的天赋想像力。

——利奥·马克斯 (1919 ~), 《园圃机器:技

术和美国的田园理想》(1964)

美国生活的非唯物主义性质的最强有力论据，就是我们忍受着在另一些人看来是不可忍受的环境。外国人发现美国生活中最令人反感的，是缺少基本的安逸和舒适。没有哪个物质条件过得去的民族会受得了我们吃的食物，我们住的狭窄公寓房，还有我们这里的噪声、交通以及拥挤的地铁和巴士。大城市里的美国生活更是对感官和神经的无休止侵害；这些都根源于禁欲主义，根源于超自然的脱俗，确实，我们忍受了它。

——玛丽·麦卡锡 (1912 ~ 1989)，1947 年的一篇
论说文，重印于《正相反》(1961)

美洲是被一个当年寻求别样东西的伟大航海家偶然发现的；发现之初，没有人想要它；而随后 50 年对它的勘察，大多数只是想到那里走走看看。

——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 (1887 ~ 1976)，《美国人民的牛津史》(1965)

开拓美洲殖民地的根本原因是欧洲的不安定。美国成立时，来自欧洲的移民已经如此远离他们出生地的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以致鸿沟已如大西洋般宽阔。

——刘易斯·芒福德 (1895 ~ 1990)，《黄金时刻》
(1926)

新英格兰的兴起，是一大群各自在其狭小圈子里为自己集权和敛财而辛勤劳动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新法兰西的扩张则是一个力图控制整个大陆的巨大野心的实施，然而这是徒劳的。

——弗兰西斯·帕克曼 (1823~1893)，《新大陆的法国先驱者》(1865)

清教徒是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严格理想主义所创建旧世界的一种贡献；美国佬却是实用经济所创造的本土条件的产物。

——弗农·L. 帕林顿 (1871~1929)，《美国思想的主流》(1927)

将来能够摧毁美国的，将是不惜任何代价的繁荣、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以安全第一取代责任第一、追求轻松生活以及一夜暴富的生存之道等等这样一些东西。

——西奥多·罗斯福 (1858~1919)，书信 (1917年1月10日)

美国时代已经扩展到了全世界。它成了现代史、特别是欧洲史的居支配地位的节奏。

——哈罗德·罗森堡 (1906~1978)，《新的传统》(1960)

美国是一个心态已老的年轻国家。

——乔治·桑塔亚那（1863～1952），《教义的力量》（1913）

正是虚饰外表、涂脂抹粉、唯美主义、艺术博物馆、新剧院等等，造成了美国的虚弱无能。好的东西有足球、仁慈和爵士乐队。

——乔治·桑塔亚那（1863～1952），书信（1927年5月22日）

美国是一个奇迹的国家，那里的一切东西都在不停地运动，而每一个变动看来都是一种改进。

——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1805～1859），《美国民主》（1840）

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其精神的独立和言论的实际自由像美国那么少。

——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1805～1859），《美国民主》（1840）

美国有两样东西令人惊讶：大多数人的行为的易变和某些原则的不可思议的稳定。人们在不停地活动，而人的精神看来几乎完全墨守成规。

——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1805～1859），《美国民主》（1840）

美国人一生的经历就像一局靠运气的游

戏，一场革命危机，或一次战役。

——阿列克塞·德·托克维尔（1805~1859），《美国民主》（1840）

美国是一间很小的房间中的一条友善的大狗，它每次摇动尾巴，都会碰到一张椅子。

——A.J. 汤因比（1889~1975），广播电台新闻摘要（1954年7月15日）

理想与现实之间、梦想与成就之间的差距，是能激励强者更加努力，也能引起弱者精神萎顿的差距——这个差距是美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最持久的里程碑。它引人注目和持久，不是因为美国人成就甚微，而是因为他们的梦想过于宏伟。这个差距是美国人屡遭责备的常驻缘由，但它也使美国人以其倍受赞扬的独一无二的社会形象凸显于世界民族之林。

——乔治·F. 威尔（1941~ ），《作为心灵力量的治国才能：政府的作为》（1984）

美国活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想找到一方净土以求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自己的命运的人的心中。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演讲（1912年4月6日）

人们有时称呼我理想主义者。是的，它使我牢记我是一个美国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

的理想主义国家。

——伍德罗·威尔逊 (1856 ~ 1924), 演讲 (1919
年9月8日)

American Revolution / 美国革命

如果乔治三世^①不是那样一个诚实的笨蛋, 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不幸——与美洲殖民地友好关系的破裂——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 (1854 ~ 1941),
《金枝》(1922)

永远不要忘记, 当美利坚合众国还是大不列颠的殖民地的时候, 它是一个帝国的一部分, 对该帝国其他部分发生的事件是共鸣的。在大不列颠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时, 不列颠的殖民地会自动以邻近的法国殖民地为敌, 并做好抗击法国海军劫掠的防御准备。

——弗兰西斯·詹宁斯 (1918 ~), 《幸运帝国:
美洲七年战争中的君权、殖民地和部族》(1988)

^① 乔治三世 (1738 ~ 1820), 英国国王, 在他在位期间 (1760 ~ 1820) 发生了英国的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的事件。

从文明随着书面语之曙光开始出现以来，第一次诞生了一个建立在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之上的国家……它的创立者出于对拉丁语的偏好，称它为 *Novus Ordo Seclorum*——时代的新秩序——这是一个以代议制政府必定完美的观念，尽管它在不完美的人群中并非总是能够实现，却像今天仍在进行的那样，向僵硬社会中一切残酷行为和不公正行为及无处不在的专制暴政发出了挑战。

——罗伯特·莱基 (1915~)，《乔治·华盛顿的战争：美国革命的英雄故事》(1992)

(1775年)，美国人反叛的是预期的暴政而非现实的暴政，他们那时还害怕行使权力。

——戈登·伍德 (1933~)，接受罗杰·马德采访时的谈话，载《历史伟人》(1999)

可以坦率地承认它的真实本质就是军事斗争，即一场争取独立的战争，一个为舆论自由或生命财产尊严而不惜代价、将革命者的观点强加于英国政府及其殖民地人口广大阶层的武装进攻企图。

——亚瑟·施莱辛格 (1888-1965)，《美国革命的重新思考》(1919)，重印于《美国革命的歧义》(1968)

The American West and the Frontier

／美国西部地区与边疆

有人说过，西部地区是很多孩子的母亲。在她的子女中，有捕兽人、毛皮商、探矿者、承运人、牛仔及宅地占有者。伟大母亲的这些儿子们一个接一个降临人世，一个接一个活过了为他安排的一生而后死去，然而随着最后一个儿子的逝去，母亲自己也必然死亡。

——爱德华·埃弗里特·戴尔（1879～1972），《牛之乡》（1942）

西部地区的神话，是真实的或想像的、急切的或神经质的有关自由的各种观念所孕育和培养出来的。每当我们开始一个新计划——建一片新牧场、举行一场婚礼、写一部小说——我们就以最良好的意愿和兴奋提到它，但随同狂热干劲和自发冲动而来的，竟有如此之多人有的精神包袱、习惯模式和偏见，由此我们领悟到，自由本身也是一个神话。

——格雷特利·埃尔利希，《真实神话的美国西部地区》，载凯瑟琳·约·瑞安著《牧场传统：美国西部

地区的遗产》(1989)

在真正的(美国西部)枪战中……首先考虑的不是速度而是击中。枪战能手带武器时甚至常常不用皮套。手枪胡乱地插在屁股兜里、腰带间或外衣口袋中,来福枪或猎枪几乎总是比手枪更受钟爱。射击时并非为了首先击毙别人或击中某个特定部位,把对手撂倒才是主要目的。……如果美国西部枪战能手今天转世重生,他们一定会对如此强调快速拔枪感到惊奇不已;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不过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比尔·奥尼尔(1942~),《美国西部枪战能手大全》(1979)

边疆……是野蛮与文明的交会点……是美国化进程最迅速最有效的地带。荒野成了移民的主人。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
《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1894)

……与其说西部神话比美国其他地区多,还不如说西部神话支持美国的方式与其他地区不同。南部支持南部。东部支持东部——美国资格最老的部分,是美国的根基。然而西部则支撑着美国的未来,那是美国得以发展的地方,是美洲人成为美国人的地方,也是决定美